

何常在 著
HECHANGZAI

谋局者2

风云际会

善谋者胜，善算者赢



何常在 著
HECHANGZAI

谋局者2

风云际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局者 . 2, 风云际会 / 何常在著 . —北京 :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7. 4
ISBN 978-7-5502-9815-6
I . ①谋… II . ①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447 号

谋局者 . 2, 风云际会

作 者: 何常在
监 制: 王那厮
产品经理: 陈 也
责任编辑: 夏应鹏
封面设计: 仙 境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70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22.5 印张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815-6
定价: 3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001	第 一 章 ◇ 终有一别
009	第 二 章 ◇ 挑 逗
017	第 三 章 ◇ 何方神圣
024	第 四 章 ◇ 人才难得
031	第 五 章 ◇ 财富神话
039	第 六 章 ◇ 一拍即合
046	第 七 章 ◇ 成功之道
053	第 八 章 ◇ 待价而沽
060	第 九 章 ◇ 鸿门宴
067	第 十 章 ◇ 深藏不露
074	第 十 一 章 ◇ 智 取
081	第 十 二 章 ◇ 宝刀出鞘
087	第 十 三 章 ◇ 午夜惊梦
093	第 十 四 章 ◇ 误 会
100	第 十 五 章 ◇ 百口莫辩
107	第 十 六 章 ◇ 欺人太甚
114	第 十 七 章 ◇ 不共戴天
120	第 十 八 章 ◇ 志在必得
127	第 十 九 章 ◇ 风云变幻
134	第 二 十 章 ◇ 好事多磨
141	第 二 十 一 章 ◇ 含沙射影
148	第 二 十 二 章 ◇ 意见相左
155	第 二 十 三 章 ◇ 人生飞跃
162	第 二 十 四 章 ◇ 天各一方
170	第 二 十 五 章 ◇ 舌 战

177	第二十六章	◇ 经验之谈
184	第二十七章	◇ 傲立潮头
191	第二十八章	◇ 胸有大志
197	第二十九章	◇ 雪中送炭
204	第三十章	◇ 处世之道
210	第三十一章	◇ 臭味相投
215	第三十二章	◇ 一代枭雄
221	第三十三章	◇ 酒后纷争
228	第三十四章	◇ 孤胆英雄
235	第三十五章	◇ 准备就绪
242	第三十六章	◇ 有缘无分
250	第三十七章	◇ 开拓者
257	第三十八章	◇ 新年伊始
265	第三十九章	◇ 长风破浪
272	第四十章	◇ 混战
279	第四十一章	◇ 一触即发
287	第四十二章	◇ 激将法
294	第四十三章	◇ 挺身而出
302	第四十四章	◇ 真命天女
310	第四十五章	◇ 一剑在手
317	第四十六章	◇ 蚂蚁搬家
324	第四十七章	◇ 物是人非
331	第四十八章	◇ 志在必得
338	第四十九章	◇ 先斩后奏
345	第五十章	◇ 一触即发

/ 第 / 一 / 章 /

终有一别

也不知睡了多久，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商深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发现天还没有亮，愣了愣，看了看手表，是凌晨三点多。

是做梦还是听错了？翻了一个身，商深继续睡觉，敲门声却再次响起。

他一翻身跳下床，打开门，朦胧的灯光之下，站着一个抱着玩具熊的女孩。女孩穿一身洁白的睡衣，睡衣很短，刚刚盖住臀部，她光着脚，脚上红红的指甲清晰可见，在昏黄的光线下，有一种触目惊心之美。

不过更美的是她青春的胴体。

裸露在外的大腿，修长而笔直，宛如凤尾竹一般光洁而美好。迷离的双眼、楚楚可怜的表情以及半张半合的娇艳红唇，在深夜时分，勾画出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诱人画面。

“卫卫……”商深吓了一跳，范卫卫怎么跑到他梦里来了，而且还穿得这么诱人，不对，是他梦游还是范卫卫梦游，也不对，揉了揉眼，他清醒了过来，他还没有回北京，现在还是在范家。

不行，范卫卫深更半夜又这身打扮来到他的房间，万一被范长天和许施发现，他怎么解释也说不清了，忙一把将范卫卫拉进了房间：“你这是干什么？”

“我……”范卫卫扔掉了玩具熊，扑入商深的怀中，心中的压抑和委屈倾泻而出，嚤嚤地哭了起来，“我辜负了你，不能陪你一起慢慢变老了，对不起

商深，真的对不起。”

怎么了这是？商深一头雾水，他抚摸着范卫卫的秀发，轻声安慰：“别哭了，卫卫，你没有辜负我，是我自己想好了要回北京，不怪你，真的……”

“不是的，不是的！”范卫卫连连摇头，“我知道是爸爸妈妈逼你的，昨天我已经答应了妈妈要陪她出国，妈妈以生病为由要求我必须陪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不答应她。商深，我会等你三年，三年之内，我关上心扉，不接受任何人，只一心等你，我向你保证。”

感受着怀中范卫卫滚热的身躯和她痛彻肺腑的心声，商深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怆，他用力抱紧范卫卫，吻去她脸上的泪水：“我也会等你，卫卫，等你三年。”

范卫卫回应商深的亲吻，她用力抱住商深，仿佛要将自己的身体和商深的身体融为一体。

商深也被范卫卫的热情感染了，他被范卫卫推动，站立不稳，步步后退，然后一下倒在了床上，被范卫卫顺势压在了身上。

“商深，你要了我吧……”范卫卫在即将别离的伤感之下，在被爸妈步步紧逼的逆反心理的带动下，在和商深相拥在一起本能的刺激下，她意乱情迷，想和商深跨越最后的界限，让爸妈面对生米做成熟饭的事实，只能无奈地接受他们在一起。

有那么一瞬间，商深想起了范长天表面谦和实则寸步不让的伪装，想起了许施高高在上的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强势，他心中闪过一丝报复的快感。不如要了范卫卫，让范长天和许施无可奈何，只能接受他和范卫卫的既成事实。

这么想时，商深翻身将范卫卫压在了身下，手伸进了她的睡衣之内，触手之处，滑腻、柔软而又弹性宜人。

虽然以前也和范卫卫有过肌肤之亲，但还没有如此零距离接触过，男人的欲望被挑动多半是因为视觉和触觉，看和摸最容易情动，现在的商深，不但看得清楚，还将范卫卫压在身下，同时又摸得真实，而且鼻中又有范卫卫的体香袭来，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如果没有正常的生理反应反而就不正

常了。

商深的正常反应立刻被范卫卫察觉了，她虽然羞不可抑，却将商深抱得更紧了，犹如呓语一般的声音又柔又软：“商深，要了我吧，我愿意给你……”

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商深只差一点儿就失去理智，在荷尔蒙的刺激下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忽然脑中闪过一个强烈而执拗的念头——如果他要了范卫卫而范卫卫最终不能嫁给他，他会一辈子无法心安！

商深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人，他的原则就是如果他不能娶一个女孩，他绝对不会和她上床！既是对对方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房间内没开空调，二人滚在一起，又激情四射，浑身大汗，商深的头脑却格外冷静，他翻身坐起，又拉起了范卫卫：“现在是夏天，天气太热了，如果是冬天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那才叫浪漫，现在嘛，就叫烧包……”

范卫卫脸上红晕未退，激情迅速退却，被商深的话逗乐了：“烧包怎么了，我愿意！只要和你在一起，管他烧包还是烧烤，我都认了。”想起了刚才的一幕，她又低下了头，面红过耳，“谢谢你商深，刚才我太冲动了，你别笑我，听到没有？如果你拿刚才的事情笑话我的话，哼哼，我要你好看！”

“我本来就已经很好看了，你还想要我怎么好看？”商深嘿嘿一笑，下意识地望向门口望了一眼。

“门外没人，爸妈都在二楼住。”范卫卫猜到了商深的心思，吐着舌头一笑，一双小腿在床上荡来荡去，诱人且喜人。

“我怎么刚才隐约听到门口有动静？”商深不是吓唬范卫卫，而是刚才在激情之时，确实听到了门口有轻微的声响。

“真的假的？你别吓人。”范卫卫也吓着了，忙跳下了床，蹑手蹑脚来到门口，俯在门上听了片刻，然后猛然拉开了房门。

门口空空荡荡，除了小夜灯发出微弱的灯光之外，哪里有什么人影。

“真是的，自己吓唬自己。”范卫卫嗔怪地白了商深一眼，坐回到商深身边，“你抱着我睡，好不好？不过事先声明，你不许胡来。”

“好。”商深一口答应，抱着范卫卫躺在床上，虽然温香软玉扑满怀，心中却一片澄明，没有半分杂念，就如抱着一块美玉。

只是美玉虽美却易碎，就如美梦虽好却易醒。不知何故，商深心中忽然涌出一片悲凉，仿佛过了今晚他就再也无法和范卫卫相拥相眠了一样。

“我明天回北京……”

“嗯。”范卫卫虽然不舍，却也知道再多留商深一天也是无用的，她微闭双眼，泪水悄然滑落。

“你什么时候出国？”

“估计一个月内。”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范卫卫的声音如梦如幻，近在耳边却又远在天边。

怀中的范卫卫沉沉地睡去，商深却再无睡意。此次来深圳，他受到了极大的触动，除了深圳的气象带给他感观上的冲击之外，还有范卫卫爸妈带给他的心灵的撞击。

人生在世，如果为官，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经商，当敢为天下先，抓住时代的脉搏，傲立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和影响力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回报社会，以智慧的创造为人们带来便利和幸福。

官员为百姓带来的是制度上的服务，而企业为人们带来的是生活上的服务。虽形式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在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而孜孜以求。

难道刚才他真的听错了？商深忽然又想起了和范卫卫激情之时门外的动静，明明有脚步声，虽然轻微，却还是被他的耳朵捕捉到了。

不可能是幻觉，商深对自己的听力很有信心，但范卫卫开门的时候又明明没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想来想去不得要领，不知何时又睡着了。

商深并没有听错，刚才他和范卫卫激情之时，门外确实有人，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范长天和许施一直没有睡下，二人躺在床上说话。

“今天王启东和王向西想让我投资他们的计算机公司，我拒绝了，”范长天靠在舒适的真皮床头，穿一身花格子睡衣，“说是要推广什么即时通信软件，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异想天开，被什么互联网概念冲昏了头脑，却不好好想想，谁会打开电脑联上网再打开一个通信软件联络？多麻烦，有什么事情直接发短信打电话多方便？一台电脑一万多，上网费用又那么高，什么人会为了装一个即时通信软件去买一台昂贵的电脑，再用慢得像蜗牛一样的网络进行联系？”

许施完全赞同范长天的观点：“都是中了互联网时代概念的毒，想想电视普及用了多少年？电脑想要普及，我看至少需要二十年。电脑普及都要二十年，互联网得要多少年？你不投资他们的公司是对的，如果投资了，绝对大赔特赔。”

“不说他们了，没意思。”范长天摇了摇头，他对互联网的未来全无信心，一点儿也不看好互联网的前景，“说说商深吧，我们对商深是不是太苛刻了？”

“苛刻？让他住在家里就不错了，他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吧？商深学的是什么信息工程专业，以后顶多就是在赛格卖卖电脑和软件，能有多大出息？”许施想起商深还敢和她针锋相对就气愤难平，“他和卫卫差距太大了，不对他苛刻一些，万一他一直对卫卫有想法怎么办？就是要让他幻想破灭，认清自己的地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哎呀不好，赶紧起来，别出事儿才好……”

范长天吓了一跳：“怎么啦，一惊一乍的？”

“他住在家里，万一晚上摸到卫卫的房间怎么办？”许施下床，穿睡衣的她露出了一双洁白的大腿，虽然年纪不小了，保养得依然不错，“别睡了，赶紧和我一起看看去。”

范长天顿时睡意全无，和许施一起上楼，二人高抬脚轻迈步，小心翼翼地来到范卫卫的房间，在门口中听了片刻，房间内没有声响，二人又来到商深的房间，听到房间内有轻微的鼾声，二人才算放了心。

再次睡下后，许施还是不放心，她拿手机定了闹铃。半夜里醒来后，又和范长天一起来到范卫卫的房间，发现范卫卫的房门虚掩，二人大惊失色，推门一看，里面空无一人。

二人知道出事了，忙上楼来到了商深的房间，听到房间中传来了商深和范卫卫激情的声音，许施勃然大怒，正要推门进去，却被范长天阻止了。

范长天考虑得比许施周全，是女儿主动来了商深的房间，如果贸然进去，难堪的不是商深而是他们，也会让女儿无地自容。思忖片刻，他决定耐住性子，暗中观察一下，如果商深真的要对女儿怎样，再及时推门进去也不迟。

结果在最后关头，商深自己收手了，最后听到女儿和商深的对话，范长天长舒了一口气，拉着许施下楼了。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许施不解范长天为什么阻止她，“不能让他们睡在一起，年轻人把持不住，出事了怎么办？”

“不会，我相信商深，也相信女儿。”范长天想起刚才商深及时收手，一时感慨，在商深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克制力和定力，实属难得。如果说以前他还不相信商深的能力，现在先不管商深的能力如何，至少商深的人品比他见过的年轻人都要强上不少，“不让你进去，是为女儿留个余地，也为我们自己保留脸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是女儿主动去了商深的房间，我们进去，让女儿情何以堪？如果商深说，是女儿主动投怀送抱，你怎么应对？”

许施无话可说了：“气死我了，卫卫都是让你惯的，一个女孩子家，不知羞，主动送上门了，真是丢死人了。”

“好了，好了，以前我们对她管教得严，她高中和大学都没有谈恋爱，她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我们又强行让他们分手，她不顾一切地投入也可以理解。不过你大可以放心，商深是一个好孩子，他不会再碰卫卫了。明天他走的时候，我送他一份大礼。可惜了，如果这孩子稍微有一点儿出身，学的又不是什么计算机专业，我还真有点儿喜欢他了。”

“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卫卫和他在一起，我就是不喜欢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却还装得很自信的样子，自信有什么用？如果自信就能成功，世界上全是

富人了。”许施对商深的成见太深，让她改变对商深的看法，比登天还难。

如果让商深知道刚才确实是范长天和许施在外面，他肯定不会安然入睡了。还好他不知道，抱着范卫卫青春美好的身体，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他睡得很香甜。

睁开眼的时候，怀中已经空无一人，不知何时卫卫已经走了，只有枕上的香气和一根长发提醒了他昨夜佳人入怀并非黄粱一梦的事实。

收拾好行李，商深才下楼。早饭已经摆好，很丰盛。只是面对范长天温和却深不可测的笑容以及许施冰冷的面孔，他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勉强吃了几口就饱了。

饭后，范长天拿出一个信封，信封很鼓，里面装满了现金。

“商深，感谢你在德泉、北京对卫卫的照顾，你来深圳，花销不小，这点儿钱你拿上，别客气，也别嫌少，是我和许施的一点儿心意。”范长天轻轻将信封推到了商深的面前。

范卫卫的脸色瞬间变了，她知道商深的脾气，直接送钱肯定会被当成是对他的施舍，商深是一个不会接受别人施舍的人！

不料，让她没想到的是，商深只是微一推辞就收下了：“这怎么好意思？不过既然是范伯伯、许阿姨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要就太矫情了，谢谢范伯伯和许阿姨，我收下了。”

拿过信封，商深还有意抽出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看了一眼，然后喜笑颜开并且心满意足地装进了口袋。

许施顿时一脸鄙夷之色，再看商深时的眼神，就如居高临下看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一样。

商深装作没看见许施的脸色，说了几句客气话，背起行李就走出了范家的别墅。

许施没有起身，范长天送商深到了门口。

范卫卫心里无比难受，商深越是若无其事，她越觉得对不起商深。跟在商深身后，她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送你去机场，”范卫卫拉了拉商深的衣服，“你生气了？”

“没有。”商深笑了笑，南国的阳光过于热烈，他眯起了眼睛，站在小区的门口极目四望，山水相连，绿树无边，深圳确实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城市，但并不适合他，“不用麻烦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自己去机场就行了。”

“骗人，你还是生气了。”范卫卫心情低落，她低眉顺眼的样子，似乎她做了多大的错事，“真的对不起商深，害你白来一趟深圳。三年，三年后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你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和你在一起，哪怕爸妈再怎么反对也无效。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 第 / 二 / 章 /

挑 逗

商深被范卫卫的真诚感动了，他真的没有生气，只是情绪不高，他抱了抱范卫卫，微微一笑：“我也会等你三年。”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范卫卫伸出小拇指和商深拉钩。

商深的小拇指钩住了范卫卫洁白如玉的小拇指，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恍惚中，仿佛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和甜甜一起嬉笑的童年，记得小时候他和甜甜也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只是誓言还在，却已经物是人非。甜甜已不再是当年的甜甜，她沦落风尘，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城市的阴暗角落里挣扎着生活。

阳光很强，晒得商深有几分头晕目眩，他拉着范卫卫来到树荫下面。树荫下，有一个老奶奶呆坐在地上，老人满头白发，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双眼深陷，看样子有几天没吃饭了。

商深蹲在老人面前，耐心地问老人叫什么，家在哪里，怎么会坐在路边。老人一开始不理商深，范卫卫见状，动了恻隐之心，也蹲了下去关心地问老人一些问题。

旁边有一家商店，商深跑去买了水和食物。老人喝了水吃了一些东西后，才慢慢有了力气。

通过交谈得知，老人的儿子是深圳特区成立之后第一批来深圳工作的，

因公牺牲之后，骨灰就留在了深圳。老人一直想来儿子墓前看望一眼，却一直凑不够路费。积攒了十年之后，总算来了一趟深圳，没想到，还没有看到儿子的墓碑，她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走了。

范卫卫的眼睛湿润了，老人家的儿子为深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老人家却连看望儿子一路的路费都没有，不得不说是人间悲剧。

范卫卫擦了擦眼泪，伸手从包里翻钱，却晚了一步，商深拿出了一封信封——正是范长天给他的装满现金的信封——交到了老人手中，握了握老人的手：“老人家，回家吧。”

老人家惊呆了，从信封里面抽出钱，一见这么多，吓得要还给商深：“不要，不要，太多了，太多了。”

“收下吧，老人家，向您和您的儿子致敬！”商深的话发自真心，在城市的建设中，有太多人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敬，这也是在过度追求建设速度的过程中人性的缺失。

“谢谢，谢谢。”老人家拿着厚厚的一沓钱，她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足足有一万块，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挣扎着起来要向商深磕头，在她朴素的观念中，只有磕头才能表达她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商深不等老人家起身，朝老人家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不习惯接受别人的跪拜，尽管说来他拿出一万块不管施舍给谁，谁都会感激涕零。

当时毫不犹豫拿走范长天的厚礼，商深并不是出于贪财，他虽然也爱钱，但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对于别人无偿的给予一概不要。但他对范长天和许施的以财取人的做法十分不满，就故意拿了范长天的钱，想在合适的机会送给最需要的人。

钱是好东西，人人都需要，用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可以让一个饱经岁月风霜和磨难的老人踏上回家之路并且安度晚年，也算是善莫大焉的好事。

招手截了一辆出租车，商深上了车，范卫卫也要跟着上车，他没让：“你

回去吧，省得你爸妈再多想。我没事，真的，总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深圳，到时应该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嗯，我等你，会一直等你。”范卫卫的泪水滚滚滑落，她很想送商深去机场，却又怕到了机场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只好关上了车门，向商深挥手作别。

回到家里，她泪痕未干，见爸妈都在等她归来，她不想说话，转身就要上楼。

“卫卫，商深走了？走了好，深圳不适合他，他也适应不了深圳的快节奏生活。还有，他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穷小子，刚才你爸给他钱，他马上就收了，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清他的为人吗？”许施对刚才商深收钱时几乎没有犹豫的动作很是鄙夷，穷人就是穷人，在面对万元巨款时的贪心表现出了掩饰不住的穷酸。

范卫卫在楼梯上站住了，回头居高临下地看了许施一眼，眼中全是不满和不屑：“商深把钱救济了门口一个孤苦老人，他替你们做了善事！”

话一说完，噔噔噔上楼而去，看也不再多看许施一眼。

许施震惊得目瞪口呆，不是吧，一万块说给人就给人了，商深也太大方了吧？如果是一个百万富翁还好说，拿出百分之一救济别人不算什么，但一万块对商深来说，绝对是一笔巨额财富。省吃俭用的话，足够他在北京三五年的生活费了。

这个商深，到底是真傻还是犯贱？

范长天听了却是长叹一声，明白了商深的真实想法：“我说以商深的人品，不至于这么见钱眼开，现在才知道，他拿钱的时候就有了决定，会转手把钱送出去……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我是不是真的看错他了？”

出租车驶离了范家的别墅小区，迎着朝阳，一路朝机场进发。商深心情平静如水，他不恨范卫卫，也不恨范长天和许施，没有钱不是他的错，看不起他不敢让女儿跟他赌明天，也不是范长天和许施的错。

但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呢？也许谁也没错，错的只是命运。

商深暗暗下定决心，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成功而努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扬眉吐气地站在范长天和许施面前，让他们亲眼看到他的成功，让他们知道，一个人不管出身怎样，只要努力拼搏，只要有一颗锲而不舍的上进心，他就一定可以获得期望中的成功。

莫欺少年穷，他现在穷，不代表他以后还穷。他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年轻就让人生充满了无数种可能。

走到半路，手机忽然响了。

是深圳的号码。

商深接听了电话，他的心思已经回到了北京，正在思索回到北京后是创业还是加入天马，正想得入神，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思路。

“你好，我是商深。”

“商深，我是徐一莫。”

徐一莫？商深才想起他和范卫卫只顾沉迷在二人被迫分开的个人私事之中，居然忘了徐一莫和崔涵薇还在威尼斯酒店。

“怎么了？”

“你在哪里呀？能不能现在来酒店一趟，我和薇薇有事情要请你帮忙，”徐一莫的声音透露出几分焦急，“是非常紧急的事情。”

“好，我马上过去。”商深本想说他都快到机场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可以对一个素昧平生的老人施以援手，难道对认识的徐一莫和崔涵薇有为难之事就袖手旁观不成？

“太好了，我和薇薇等你。”

半个小时后，商深赶到了酒店，徐一莫和崔涵薇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见商深带了行李，崔涵薇先是一愣，随后笑了：“怎么了，被范家赶出来了？不是吧，你和范卫卫不是好得不得了，怎么会不让你住在家里了？”

商深习惯了崔涵薇的刁钻，笑了笑：“我和卫卫的事情，没必要告诉你。说吧，出什么事情了？”

崔涵薇脸色一变，想说什么，却被徐一莫抢了先。